



编者寄语

国际关系中的人：变数与变局

漆海霞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国际政治科学》主编)

2026年伊始,国际舞台进入多事之秋。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1月派军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再度显露觊觎格陵兰岛的野心,一时激起轩然大波,欧洲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对。上述变局对现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因为从拜登下台到特朗普再次就任的短短一年时间内,国际权力格局与制度架构尚未出现明显更迭,而国际局势却显然走向更加不确定的方向,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与制度自由主义等均难以提供合理解释。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上述理论在重视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等环境性因素的同时,相对忽略了“人”这一最大变数,因此国际关系学界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创新。

一、谁是国际关系中的人?

在国际关系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是领导人,尤其是大国领袖。结构现实主义者也关注领导人的决策作用^①,理性主义也辨析了领导人上台方式等因素对决策的影响^②。然而上述理论只是将决策者视为受到环境与制度约束的理性行为体,认为人的自主性只是体现为在外部约束的选择空间中作最优决策,而没有看到人对外部环境与制度安排具有重构或破坏的反作用力,亦即只看到“时势造英雄”,而忽略“英雄造时势”。如果说二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力挽狂澜,创建了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则当前美国总统特朗

① 沃尔兹著、倪世雄等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苏若林:《国内冲突国际化的转移路径》,载《国际政治科学》,2025年第3期,第118—143页。Prorok, Alyssa K. “Leader Incentives and Civil War Outcom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0, No. 1, 2016, pp. 70-84.

普的退群、抓捕马杜罗、谋求格陵兰岛等行为可谓是以一己之力动摇二战后的主权国家体系和美国霸权根基,导致国际规范退化和世界秩序恶化。上述事件恐将成为美国领导地位衰落的转折点。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为何特朗普会再度上台,也难以解释为何类似特朗普的其他民粹领导人与政党在各国也日渐壮大甚至掌权。因此,除了领导人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影响决策的精英与民众。特朗普并非单兵作战,其背后有MAGA力量和大量支持特朗普的民众。^①当前的网络技术与数字空间放大了大众的声音^②,舆论精英可以引导民意,使网络舆情成为难以忽视的力量,进而影响各国决策与选举。在民粹主义思潮和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下,精英与大众的声浪将形成大势所趋的浪潮,对现有国际体系造成冲击。

特朗普现象的背后是民粹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不仅意味着自由主义受到挑战,也意味着当今世界在价值观判断上出现重大分裂。^③上述思想矛盾对立的核心问题在于:本国利益是否优先?特朗普的回答是肯定的,其“美国优先”的口号也赢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与之相伴的下一个问题是:若本国利益优先,能否以损害他国或者全球利益为代价保证本国利益?特朗普第二次当选后的关税战与抓捕马杜罗等行为表明其回答依然是肯定的。但若各国都接受这一极端民粹的立场,则全球会陷入“上下交征利”的困境中^④,规范退化与秩序恶化势所难免,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也难以维系。

二、作为自变量的人:人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人视为被环境所影响的个体。在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理论中,决策者是谋划国家利益、精于计算国家或个人利益的理性行

① 袁田西竹、谢韬:《美国政治极化:基于州议会的实证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5年第2期,第1—30页。

② 戚凯、付艺伟:《美国对华数字遏制的合法化话语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5年第1期,第84—128页。

③ Xuetong Yan and Haixia Qi, “China - US Competition, Reverse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gression of World Politic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7, 2025, p1-15.

④ 孟子:《孟子·梁惠王上》。

为体。建构主义意识到无政府文化对身份与利益认知的塑造作用,但人依然是按照无政府文化所塑造的利益偏好而进行决策的。上述理论均强调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人是国际体系与制度等环境因素的因变量。然而,人也可以成为自变量。决策者不仅可以制定战略、进行决策,还能反作用于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例如二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创设联合国,推进二战后的一系列国际机制安排。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导致苏联解体,一举改变国际格局,标志着冷战两极格局结束,世界进入美国独霸的后冷战时代。

特朗普当前的所作所为也在反作用于国际体系。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原则下,依靠马歇尔计划和全球同盟体系奠定了美国霸权地位。而特朗普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退群等行为严重破坏主权规范和国际规则,将削弱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此外,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算计必然破坏美欧同盟,恐将降低欧洲对美国的信赖。尽管从决策动机看,特朗普上述举措的核心考量可能是其个人利益诉求,试图提升支持率,进而巩固国内的中期选举优势。但是特朗普身为当前世界霸主国美国的领导人,且其民粹主义获得美国民众支持,并在其他国家扩散,则其决策的影响将是广泛深远的。当美国作为体系主导国家却不维持规范和秩序,而是依靠强权行事,世界将进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局面。

当人被视为外部环境的因变量时,领导人是否能够根据国际权力格局与制度架构做出最优选择就是衡量决策者的关键指标。因此在现实主义或自由制度主义视野下,理性与非理性就是评价领导人的核心维度。而当人被视为对国际体系具有建设或破坏作用的自变量时,理性显然不是充分的衡量指标,因为此时决策者所面临的除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国际利益。因此,道义现实主义借鉴中国古代哲学理念,将领导人划分为王道、霸道、强权等不同类型,就具有合理性。^①当领导人重视国际责任与道德义务,兼顾本国利益,可谓王道领导人;当领导人高度重视本国利益,相对忽视国际道德,可谓霸道领导人;而若领导人只重视个人利益和部分国家利益,不惜损害国际道德,则是强权领导人。按照上述分类标准,特朗普当前的行为显然不能被称为王道或者霸道,因此其对国际体系与规范的破坏力

^①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33-37.

是显而易见的。

三、作为变数的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方向

规律性现象帮助我们探究理论中的变量,不规则的变数则帮助我们在现有理论上找到理论创新的源泉。正如在统计回归模型中,只要存在随机扰动项,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就没法达到100%,残差必然存在。然而如何从残差这类变数中找到新的解释变量,则是模型创新的起点,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亦是如此。例如当国际关系学界发现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难以解释戈尔巴乔夫任内苏联解体的现象时,建构主义便应运而生。当今之世,当世人难以理解特朗普自掘美国霸权根基、退出国际组织、破坏国际秩序与规范的行为时,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便是时代需求。

道义现实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和范式创新的有益尝试,在将人视为自变量时,反观人对国际体系权力格局、规范文化、制度共识等环境性因素的影响^①,充分挖掘出长期被忽视的人的主体性作用,为国际关系学界推动范式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人作为变数的关键表征在于人不一定循规蹈矩,其决策难以预期。例如拜登和特朗普都意识到美国实力相对鼎盛时期有所衰落,但双方的应对方案截然不同。拜登任内,美国倚重盟友,对华进行“小院高墙”的封锁;而特朗普则损害丹麦等传统盟友的利益,其原因在于特朗普更为重视个人利益诉求。特朗普希望成为青史留名的总统,因此将对外强硬特别是开疆辟土作为其外交功绩。当特朗普不谋求宏大布局的美国战略优势,而是寻找实力较弱的对象实现其外交重大突破,甚至希冀能扩张美国领土时,则委内瑞拉和丹麦等中小国家就成为特朗普的首选目标。

人心易变且难以捉摸,忽略人的变数就可能导致基于既往理论进行的预测出现偏误。《国际政治科学》杂志于2025年发表了四篇预测文章,《2025年中美关系恶化趋势难以逆转》一文成功预测到双边关系的恶化趋势,其原

^① 阎学通:《道义、政治领导和国际秩序——道义现实主义的自变量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6年第1期,第24—37页。

因在于对特朗普第一任期执政特点的数据分析有助于预判其第二任期的倾向。^①《中韩关系有限回暖趋势分析》一文对于尹锡悦和李在明的对华立场有清醒认知,也成功预估了双边关系的缓和。^②《特朗普 2.0 时代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关系:短期波动,长期趋稳》预见到了欧洲大国的对华政策可能转变,但低估了特朗普政策对美欧关系的破坏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冲击。^③《中日关系的缓和机遇及其不确定性》由于没有预见到日本首相由石破茂变为高市早苗所导致的外交立场转向,而误判双边关系的走向。^④可见,领导人因素是外交关系中的重要变数,不容忽视。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⑤总结过往经验,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是新理论与新范式创新的起点。孔子等人根据卜筮记录,在龟卜预测的基础上探究天道哲理,发现人的关键作用,“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⑥这些发现为儒家体系提供了理论根基。当今国际关系的乱象也为我们反思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范式突破提供空间,帮助我们用新的视角观察国际关系中的人。

① 周建仁、王淇:《2025 年中美关系恶化趋势难以逆转》,载《国际政治科学》,2025 年第 1 期,第 195—208 页。

② 金子真、赵珂佳:《中韩关系有限回暖趋势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5 年第 2 期,第 188—197 页。

③ 刘哲希、安博德、高佳琦:《特朗普 2.0 时代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关系:短期波动,长期趋稳》,载《国际政治科学》,2025 年第 4 期,第 219—232 页。

④ 黄贝、司晓宇:《中日关系的缓和机遇及其不确定性》,载《国际政治科学》,2025 年第 3 期,第 180—189 页。

⑤ 孔子:《周易·系辞》。

⑥ 同上。